

資治通鑑

第
三
册

漢元帝初元元年癸酉起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丙午止

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至四十三

中
華
書
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
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 註

漢紀二十起昭陽作噩(癸酉)，盡屠維單闕(己卯)，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荀悅曰：諱「爽」之字曰「盛」。應劭曰：諡法：行義悅民曰元。

初元元年(癸酉、前四八)

1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赦天下。

2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恩澤侯表，陽平侯食邑於東郡。

3 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苑。師古曰：振業，振起之令有作業。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種，音之勇翻。賈公彥

曰：種食者，或為種子，或為食用。

4 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爲平恩侯。

文穎曰：戴侯，許廣漢。諡法，典禮不愆曰

戴。余按廣漢先坐腐刑，及薨，無後，今以嘉紹封。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參用士人，東都始以宦者爲中常侍。

5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

武帝所立。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

6 關章：乙十一行本「關」上有「秋九月」三字；孔本同；張校同；傳校同。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

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7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姓譜：貢姓，子貢之後。行，下孟翻。遣使者徵之。吉道

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易咸卦，君子以虛受人。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

數，所角翻。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

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稍放效。師古曰：

放，音甫往翻；下同。臣愚以爲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少，詩沼翻。方今宮室已定，無可

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筥；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

繼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袞龍

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繼，與纒同，音山爾翻，卽今之方目紫也。紈素，今

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紫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

萬。萬萬爲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惡，烏路翻。惡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此所謂取女過度也。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乘，繩證翻。去，羌呂翻。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漢制：天子晏駕，後宮送葬，因留奉陵寢。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舍，讀曰捨。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稱，尺證翻。爲，于僞翻。樂，音洛。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治，直之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太僕，掌輿馬。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丞華、輅軫、騎馬、駒駘、大廐也；馬皆萬匹。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禽獸屬焉。師古曰：繕，補也。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易，以政翻。補其所短，則

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先，後，皆去聲。斷，丁亂翻。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8.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復，扶又翻。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9. 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

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與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在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余謂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前說為是。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故地。

二年（甲戌，前四七）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時，音止。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

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

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治，直吏翻。陳王者之事也。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行，下孟翻。散騎、

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明經有行，言其通於經術，且行修飭也。百官表曰：散騎加官，騎並乘輿車。師古

曰：並，音步浪翻。騎而散從，無常職也。給事中，給事禁中也。散，悉賣翻。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

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中書令弘恭、弘，姓也。衛有大夫弘演。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續漢志：

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僕射，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辯已見前。帝卽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

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白，奏也。決，斷也。貴幸傾

朝，朝，直遙翻。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

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中，竹仲翻。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忤，五故翻。睚，五懈翻。眦，仕

懈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翻。危法，謂以法危殺之。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議論常獨持故事，

不從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師古曰：建

白者，立此議而白之。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處，昌呂翻。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

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近，其斬翻。由是大與高、

恭、顯忤。師古曰：忤，謂相違逆也。忤，五故翻。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

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散騎，給事中，中朝官也；宗正，外朝官也，故云出。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數所角翻。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會、工外翻。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樵、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爲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樵、讀曰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沒齒而已矣。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皋澤。朋云望之所爲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皋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自謙、言趨走之使也。沒齒、終身也。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召、讀曰邵。庶幾、居希翻。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余謂接待以意者、推誠待之、接以殷勤。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人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推、吐雷翻。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見、賢遍翻；下同。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前將軍、謂望之也。待詔華龍行汗穢、師古曰：華、音胡化翻、姓也。行、下孟翻。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

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車騎將軍、謂史高。疏、與疎同。候望

之出休日，漢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上時掌翻。下，遐稼翻；下既下同。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數所角翻。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省，悉井翻，察也，悟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劉更生爲宗正，九卿也。周堪爲光祿大夫。聞，音問。下，遐稼翻。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宣帝五鳳二年，蕭望之爲太子太傅，至黃龍元年爲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忘，巫放翻。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2 二月，丁巳，立弟竟爲清河王。考異曰：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

3 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衆。敗，補邁翻。考異曰：劉向傳云：「三月，地大震。」今從元紀。

4 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爲王。宣帝五鳳四年，廣陵厲王胥以罪自殺，國除。今復立其子。

5 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百官表：黃門寺，屬少府。乘，繩證翻。

水衡禁園、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禁園等九官令、丞。宜春下苑、孟康曰：宜春、宮名也，在杜縣東。晉灼

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飲飛外池、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十二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為飲飛。飲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如淳曰：

飲飛，具罾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飲飛，荆人，入水斬蛟，勇士也，故以名官。飲，音次。嚴籛池田蘇

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晉灼曰：嚴籛，射苑也。許慎曰：嚴，弋射所蔽也。池田，苑中田也。師古曰：晉

說是也。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6 夏，四月，【章：乙十一行本「月」下有「丁巳」二字；孔本同；張校同；傳校同。】立子驚為皇太子。

驚，五到翻。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

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敞傳云：敞無威儀，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

拊馬，又為婦畫眉。所謂材輕也。任，音壬。治，直之翻。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7 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朝，直遙翻。考異曰：元紀，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

「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免，在今春地震前也。又曰：「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

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蓋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

8 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9 秋，七月，己酉，地復震。復，扶又翻；下同。考異曰：劉向傳曰：「冬，地復震。」元紀，此月詔曰：「一

年中地再動。」漢紀在七月己酉。今從之。

10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百官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並屬光祿勳。

上器重蕭望之之不已，欲倚以爲相，相，息亮翻。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外親，謂母黨也。上，時掌翻；下同。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應劭曰：三獨夫，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殆，近也。爲，于僞翻。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章，明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塞，悉則翻；下同。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

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散騎、中郎者，本爲中郎而加散騎官也。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譖譖而訴之也。下，遐稼翻。復，扶又翻；下同。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史不載伋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詩變雅云：無罪無辜，讒口噉噉。豈伋所引者即此詩乎！亡，古無字通。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訕辱，訕，與屈同。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

吏。」顯等曰：「人命至重，言人所重者性命也。望之所坐，語言薄罪，既以語言爲薄罪，則不當下吏。孝元於此，不能破恭、顯之姦，可謂不明矣。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徼循京師。蕭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速其自殺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好，呼到翻。勸望之自殺。自殺，猶自殺也。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人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趣，讀曰促。和，戶臥翻。無久留我死！」遂【章：乙十一行本「遂」作「竟」；傳校同。】飲鴆自殺。果墮恭、顯計中。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時掌翻。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詩云：嘔其泣矣，何嗟及矣。爲，于僞翻。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平曰墓，封曰冢，高曰墳。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悟也！易，以豉翻。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底，致也。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

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復，扶又翻。

11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

12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年。儋，丁甘翻。在海中洲上；師

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

吏禁，數所角翻。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據賈捐之傳：

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

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復反。上卽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

諸縣更叛，連年不定。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爲主，環山列置諸縣。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南也。師古曰：更，

音工衡翻。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捐之時待詔金馬門。「臣聞堯、舜、禹之

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

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被，皮義翻。漸，子廉翻。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

與，讀曰豫。治，直之翻。強，其兩翻。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

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今弋陽縣。西不

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物章：乙十一行本「物」作「類」；孔本

同，張校同。咸樂其生，樂，音洛。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晉灼曰：遠國使來，

越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故曰越裳也。師古曰：越裳自是國名，非以

儻裳始爲稱號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晉志曰：吳孫皓置九德郡，卽周時越裳氏地。

賦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

役輕簡。斷，丁亂翻，下同。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數，所角翻。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

兵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巷哭者，哭於路也。號，戶刀翻。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

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樂，音洛。至嫁妻、賣

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悁，繁年翻，又古掾翻，忿也，憂

也。詩：中心悁悁。又急躁貌。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翻，又子奚翻，余謂擠，

排也，推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荊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爲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

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蠻荆之南，去京師萬里。復，

扶又翻。駱越之人，南越王尉佗以兵威役屬西甌駱。師古曰：西甌，卽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余謂今安

南之地，古之駱越也。珠厓，蓋亦駱越地。宋白曰：高、貴二州，亦古駱越地。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

范成大曰：今邕管溪洞及沿海喜鼻飲。隨貧富，以銀、錫、陶器或大瓢盛水，入鹽，并山薑汁數滴，器側有竅，施管

如瓶觜，內鼻中，吸水升腦，下入喉。吸水時，含魚肉鮮一瓣，故水得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噫氣，謂掠腦快膈莫此若。但可飲水，或傳爲飲酒，非是。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圓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

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海中有珠池。珠母者，蚌也。採珠必蠶丁，皆居海艇中，以大

舶環池採珠，以石懸大繩，別以小繩繫蠶丁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繩上。然而死於採珠者亦多矣，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罷劉氏媚川都也。師古曰：犀狀如牛，頭如豬，而四足類象，黑色，一角

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劉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

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即駭矣。其眞者，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本草圖經曰：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爲上。郭璞爾雅註曰：

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小而不橢。瑇瑁，如龜，其甲相覆而生，若甲然，甲上有

鱗文。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

先軍言之，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

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續漢志：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

益寡，取相給足。百官表：少府，掌山林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註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

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

遠攻，亡士毋功乎！毋，與無同。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

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師古曰：爲，猶用也。治，直之翻。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降，戶江翻。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乙亥，前四六）

1 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背，蒲妹翻。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下同。欲屯田與之相守，以待其敝。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王制：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祭用數之飭。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人，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況乎辟不嫌之辱哉！「嫌」，當讀作「慊」。慊之爲言厭也，意自足也。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余謂便處者，各隨其所便而處之也。處，昌呂翻。不欲，勿強。「強，其兩翻。

2 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

3 夏，旱。

4 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長沙煬王旦，定王發之玄孫，初元元年薨，無後，今立其弟紹封。鄭氏曰：煬音供養之養。諡法：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衆曰煬。

5 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繇，讀曰僇。六月，詔曰：「朕惟烝庶之饑寒，烝，衆也。遠離父母妻子，離，力智翻。勞於非業之作，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師古曰：費用之物務減省。條奏，毋有所諱。」

6 是歲，上復擢周堪爲光祿勳，復，扶又翻。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猛，張騫孫也。

四年（丙子，前四五）

1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時，音止；下同。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有罪居作者。

五年（丁丑，前四四）

1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文穎曰：姓姬，名延，其祖父姬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爲周子南君，奉周祀。師古曰：承休侯國，在潁川郡。